

東林溫子

陳雨

书 林 漫 步

陈 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书 林 漫 步

陈 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 9 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124,000 字

根据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 12 月第 1 版重排

197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01—160,000

书号 7002 · 16 定价 0.57 元

前记

这本集子所收杂文四十九篇，大都是些读书札记或随感录之类，卑之无甚高论，只不过是在书籍的密林中漫步时所作的粗浅纪录——如果它对于书籍的爱好者有一点点儿启发，那么作者就很觉得高兴了。

上辑十几篇都写于解放前，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书和人的遭遇，有几篇说话不免转弯抹角，欲言又止，现在编入集子，大致一仍其旧，以见当时为文的“风尚”，只是尽量删去一些芜辞废话，使文章略见干净些。下辑主要是近几年发表的，收入集子时好些篇都作了修改。这些短文说是札记或随感，其实有的已伸展开去，成为洋洋大文，摆起专论的架子了；有的却只是借题发挥，跟书籍本身关系不大的。好在集子名为《书林漫步》，杂一些也就由它罢。

各篇按发表或写作先后排列，不加分类。至于各篇发表时的署名和登载的报刊名字、期数，一概没有注

明，只在文末注上一个发表或写作的年月。

在这里我衷心地感谢这些年来给我许多鼓励和帮助的编辑同志——若不是他们那么热心地经常对作者加以鞭策，有时甚至加以“压迫”，这个集子里的“急就章”，连一篇也写不出来的。

陈 原

1962年5月，北京。

目 次

前记 1

上 编

柏树夜读偶记	3
〔图 海涅与马克思、燕妮在巴黎(1844)——茹科夫〕	5
〔图 海涅画像〕	6
落水种种	13
文化的“禁城”	15
故意与无意	21
书在旅行中的厄运	24
焚书,禁忌及其他	30
图书审查种种	36
〔图 “图书原稿审查证”等〕	38
〔图 盖在原稿上的“审论”图章和删削记号〕	40
下水与掷瓶	44

白劳德的奇遇	47
悼凯绥·珂勒惠支	50
〔图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初版本 (1936)的封面〕	51
〔图 面包!——珂勒惠支版画〕	54
〔图 反抗——珂勒惠支版画〕	55
国际文化风景线	57
居里夫人被捕	66
探险的喜剧	68
雅典的屠杀	70
不要文化	71

下 辑

愚蠢而贪婪的魔爪	75
《从后门看美国》	80
认真读点书	92
关于书评	96
《俄罗斯之谜》	100
经典作家和民歌	106
〔图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108
因《摩天楼的横断面》想起的	110
又慈祥,又严厉	113

“工作只怕行家做”	117
含泪的微笑	120
〔图 《死魂灵百图》初版本(1936)的扉页〕	121
〔图 《死魂灵百图》第19页图〕	123
三月十八日	126
〔图 《巴黎公社》封面〕	127
〔图 巴黎公社的街垒〕	129
巴黎公社英雄赞	131
〔图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 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马克思)〕	132
〔图 1871年5月16日公社社员们推倒象征沙文 主义和民族仇恨的凯旋柱——樊多姆广场 上的圆柱。〕	133
〔图 路易·欧仁·瓦尔兰〕	135
〔图 列奥·弗兰克尔〕	139
枉费心机	145
关于《列宁全集》最后几卷	151
书的生命	158
〔图 《莫斯科印象记》初版本(1931)的封面〕	159
秋田雨雀和《新俄游记》	163
〔图 秋田雨雀像〕	164
要让论敌说话	166

[图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作——茹科夫]	167
[图 大英博物馆]	169
注解·普及·提高	170
替读者着想的一例	173
他们欠了我们的债	175
两副面孔之类	181
林则徐译书	185
可纪念的画工	193
百多年前两组连环画	198
简单化不得	203
单背诵正确的结论是不够的	207
民间传说与历史真实	210
三本小说中的海龄	214
十万个为什么	217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221
审讯是一种信号	224
马克·吐温看美国	230
假如狄更斯今日重游美国	237
关于裨治文和《中国丛报》	247
重印后记	253

上　　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柏园夜读偶记*

我爱柏，我爱它在凛烈的寒风中那优游自得的英姿，我爱它永远青绿，在严寒中从不曾枯黄了自己的枝叶。秋风起后，要是你住在柏园中，你看到的将不是肃杀之气，而永远是春天，战斗的春天。偶而住在这样的一幢房子里，外面周围都是柏树。深夜读书偶有所感，即随手抄记，因题《柏园夜读偶记》。

1942年11月7日记

* * *

海涅的讽刺诗，曾激怒了当时德国的当权者。他的诗笔，人称之为利剑，在黑暗的角落里发光，并且刺痛了在黑暗中闪闪缩缩的一群。

海涅成为希特勒的眼中钉，那并不是不可思议的

* 保留下来的《偶记》，有四段；现在删节成三段，收在这里；还有好几段那时被国民党审查官所“检扣”，不知去向了。

事：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希特勒下令禁止《罗莉莱》的读唱，却仍引起了世间不小的惊异。

《罗莉莱》是海涅写的一首短歌，从来称之为恋歌。相传古代有一少女，登上莱茵河畔的高峰，远眺丈夫的归来；可是等呀等的，丈夫还是不归，原来已在莱茵河翻舟淹死了。后来少女变成化石，每当日落黄昏，便用妖妇的歌声，引诱着小舟和舟子，使船触礁——这少女的名字便是罗莉莱。这样的一首短歌被禁，自然并非因为它是恋歌，却是因为它在魔王的眼内，颇有“反动”气味，魔王从这里嗅到了恋情之外的讽喻之故。

海涅的这首诗，有钱歌川的译文，见中华书局出版的《世界民歌选》，译得不大翔实，而且调子颇烂，填歌时在分音节中有错误，唱不了的。后来立波在翻译基希的《秘密的中国》一书也译过，译文是自然得多了。海涅的诗本来就是很自然的。偶然看到原文和英文散文翻译的对照本，兴之所至，又重新翻译一遍：

我不知道有什么预兆，
使我心中这样的烦恼。
一个古老的传说，
老占着我的心头。



海涅与马克思、燕妮在巴黎(1844)——茹科夫



海 涅 画 像

空气这样冷，黄昏到了，
莱茵河水在慢慢地流；
落日的余辉，
照映在山头。

一个美丽的少女，
独坐在那山丘，
穿着耀眼的金衣，
梳着她金黄的头。

她用金梳梳着头发，

一边唱着一首歌儿；
唱着那古怪的
迷人的曲调儿。

歌声叫船夫听得入迷，
叫他听得满肚子忧思，
他不再留心那暗礁，
却只管向那上面瞧。

我想，那小船和船夫，
终于被波浪吞掉，
这是罗莉莱的歌声
引起的灾殃。

法西斯暴君的鼻子是过分灵敏的，他从上举的诗句中嗅到了“反动”的气息——其实是暴君自己神经不正常，看到风吹草动，便以为大难将至了。这是颇值得玩味的呢。

* * *

海涅的著作在当年屡被禁止，问那禁止的理由，则是“因为禁止，所以禁止”。这终于使海涅不得不于一八三一年亡命到巴黎去。诗人在“流放”中对祖国是十

分想望的。《何处？》一诗有一段云：

疲于旅行的我，
何处找到最后安息？
南国的椰林下，
还是莱茵河上的菩提？

我将由不识者的手
· 凄寂地埋在荒陬？
或将躺在海水
席卷黄沙的滩头？

有什么关系呢！我四周
永远都是上帝的天堂，
夜里，当死之灯照耀着我，
上帝的星星掠过我的苍空！

还有一首《在异国》也是记叙这种心情的，其中有八句说：

我曾经有过美丽的祖国，
槲木总是高高矗立！